四書偶談

四書偶談續編 內編上

時習

一部易經祇坤卦坎卦有習字坤土爲一重厚一重坎流機爲一步進一步習之意理如是坤之有常坎之洊至又各有時義也

儉讓

眞西山解注儉節制也謂節自然界限制用力裁制讓謙遜也謂謙不矜己之善遜推善以與人盛

德自然發見豈煩用力裁制又謙遜都說到事實上不是光輝接人矣

無求安飽

爲學之道當先明取舍大分以恥惡衣惡食士而懷居富貴是人所欲章參看則無求飽無求安正學所在新安陳氏泥注云志在學自不暇於求安飽將二句劃在學外全不著力矣

溫故知新

講章此爲溫故而不知新者發非是不知新豈是

會溫故之人新境無窮原不定限在故中求然藉新成故愈求愈出工夫全在於溫不溫故則旋得旋喪更何知新之有

輗軏

古人制度一物異名大車之輗卽考工記車人長六尺之鬲橫設在轅端減小車之衡六寸以大車兩轅一牛在轅內較四馬車一轅兩服馬在外者不同故橫木稍短其不名衡而名鬲取鬲牛不使外縱也先鄭注鬲轅端厭牛領者邢昺論語疏輗

以駕牛領無軛則大車不可行兩說合知軛鬲一物葢如鄭說則牛領卽厭於横木之下別無駕牛之軛朱子用何晏注輗轅端横木縛軛以駕牛似軛又在輗下　小車之軏卽大車之輗但大車轅二轅身長二丈七尺而直故曰大車之轅摯小車止一輈輈身長一丈四尺四寸四尺四寸入輿下餘一丈自軫以前穹起如梁詩謂之梁輈又曲而下以持衡厄馬領使不得出其鈎衡處謂之軏本卽輈之頸也有卽以小車前之衡在轅端者為軏江永說則

祇又特衡之異名耳。

禮與其奢節

二句不平對。禮字大。喪只就禮中抽出言。緣與其奢也寧儉句。尚顯不出本來。乃更就喪禮中指出惻怛不忍意。思本字便曉。然可見時講以上句屬吉禮。下句屬凶禮。吉凶對舉。自謂該備。不知周官吉禮專指祭祀言。該不得軍賓嘉諸禮。

旅泰山

祭山川謂之望。以遥望而祭也。又謂之旅。爾雅。旅

陳也言陳設其祭禮也其玉幣埋於山足謂之展埋於山上謂之懸又旅卽臚字傳祭山曰旅韋昭音臚班固述贊云大夫臚岱侯伯僭時鄭德曰臚岱季氏旅於泰山是也顏監曰旅陳也臚亦陳也旅臚聲相近義則一士冠禮旅占注古文旅作臚周官司儀旅擯後鄭云旅讀爲鴻臚之臚陳之也然則作呂音讀者誤

旣灌而往

今人祭祀以酒沃地卽古灌地降神之意但古是

尸受而灌故謂之灌尸非若後世祭者自酹酌也禘祫之禮一獻王執圭瓚酌雞彝之鬯授尸尸受之灌地而祭繼是后以璋瓚酌黃彝之鬯亞獻尸亦受而祭之凡此二獻謂之二始以求神於陰自後尚有七獻合之爲九獻灌在質明之時謂之晨灌乃祭之始事諸禮節尚多而一往誠意頓衰故夫子有不足觀之嘆

祭如在節

兩如字就聖心形容北齊餘平王八歲時問將士

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王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此意最可想

以松以柏

以松以柏古無解者惟何休云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廹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敬謹貌主天正之意也論雖近鑿可存之以備一解

管仲器小

管子中匡篇施伯謂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當時以大器目仲夫子因辨之

反坫

阮逸禮圖坫以木為之高八寸漆赤中孔氏於郊特牲明堂位皆云築土為之在兩楹閒近南爵在其北坫字從土凡堂角之坫庋食之坫楹閒康圭之坫俱係土築疑孔疏是然奠圭土上必藉以藻率則土坫上別用木以承爵而通謂之坫阮說似可兼取或曰反坫以反爵崇坫以康圭乃燒土為

之。 兩君禮相敵設尊在兩楹間而反坫在尊南。故曰出尊若鄉飲酒爲大夫禮尊於房戶之間不當兩楹飲畢或如燕禮奠爵于篚而已不得於尊南有坫。 又按堂隅爲坫禮有東坫西坫爾雅謂之垝汲冢周書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注反坫向外室也雜記管仲旅樹而反坫二事相連黃氏日抄據此以爲皆宮室僭侈之事。

管氏而知禮二句

管氏賢大夫傳嘉其讓不忘上必不有心僭亂只

是根源淺薄。平日未能謹小愼微。於先王制度。事事考究。知一名一器。有必不可假者。祗當從不知二字坐獄。若過深文。直亂臣賊子一流。豈但器小已哉。

里仁爲美

里仁字連稱不成文。竟倒說仁里。亦非。里字照注讀斷。下三字連讀。爲字神理方出　凡里居或以山川秀異爲美。或以衣冠繁會爲美。又或以出產之饒。資生之便爲美。總不如仁厚之俗。有薰陶漸

染之益仁為美三字懸空指示教人知擇非眼前
現成有一个仁里也

平仲善交

可見晏子於孔子必無尼谿見沮之事　平仲交
魯處士蘇晉齊大夫吳瀚至老不衰此善交一証

子謂仲弓章

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用人不必皆出於己也雖欲
勿用山川其舍諸賢才更非人之所能抑也仲弓
平日留意人才故夫子廣之如此不必定着本身

說

汶上

水經汶水出泰山萊蕪縣酈道元注引從征記云汶水出縣西南流自入萊蕪谷夾路連山百數里水湟多行石澗中林藿綿濛崖壁相望陵高降深兼惴慓之懼危蹊斷徑過懸度之艱有別谷在孤山谷有清泉泉上數丈有石穴二口容人行言是昔人居山之處谷中林木緻密行人渺有能至矣觀此一段頗信前論閔子言必在汶上爲欲從山

深林密之境借以遁跡無去而之齊意　今山東汶上縣春秋時屬魯即孔子所宰之中都戰國時入齊平陸即其地

澹臺滅明

家語子路初見篇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又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然則滅明固美秀而文者史記弟子傳滅明貌狀甚惡已受業退而修行孔子云云一人而所記美惡互異如是　左氏

哀八年傳吳師至鄶人道之以伐武城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注犯本吳大夫奔魯子羽父與善國人懼其爲內應子羽非公不至遠跡宰室行過其父多矣

誰能出不由戶章

誰能出不由戶口氣不是盡人知由直是違拗不得何莫云云者慳其於彼不能於此偏能也

在齊聞韶

顏淵問爲邦章論韶以容故稱舞此以聲音故曰

聞子謂韶章則兼論聲容矣　末句李安溪將注意累那動云不意古今爲樂者至於如此神吻旣肖且不似夫子平日全然不知舜樂到此方駭嘆

欲仁仁至

轉移只在一念間合歆動學人口氣但說來易似禪門頓悟明補工夫又言外添出鄙見祇須看重欲字一念此欲念念此欲一日此欲終身此欲則工夫自包在內更不煩另補矣　苟志於仁矣苟誠也欲仁之欲具有誠字意　一日克己復禮一

日用力於仁皆謂確然有此一日非驀然如是一日然則欲字何獨看作一念

如有周公之才章

周書寤儆篇周公曰不驕不悋時乃無敵悋即吝也緣公平日有此言故特現公身爲恃才者說法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周官匠人營宮室又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深廣八尺溝半之亦匠人之職夏后氏上匠周人想郎本之崇脩宮室多役工匠安

能盡力民事一身一盡力兩邊正對照　朱子或問引書濬畎澮距川何義門因謂盡力溝洫是治天下小水小水亦治則土盡可宅然古人溝洫原爲井田而設全離井田說非是閻百詩謂治水以救溺治田以救飢方其治水輒隨手治民間之田似較何說該備第此所論當是禹已爲君非方治水時事

冕衣裳者

周生北溟疑冕祭服之冠服冕必廟祀森嚴之地

尋常安得見。殆指其人爵尊得服冕者。余曰記不云乎。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子嘗不脫冕而行。何必途次無適遇者。但冕衣裳古論語原是弁。衣。裳。鄭康成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絻。今從古。鄉黨篇亦然絻即冕字見說文及李善注。爵弁制與冕大同。唯無旒。兼作爵色爲異。又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爵弁前後平。其尊卑次於冕。此則貴者通服。不專用之祭祀也。　凡冕服皆元衣纁裳。卿大夫元冕衣無文。裳刺黻。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

韞匵而藏

韞字從革韋熟皮也說文獸皮之韋可以束物字書韞義爲包藏陳琳悼龜賦山節藻梲既櫝且韞謂既承之櫝復包之皮韞也匵也皆所以爲藏也

不舍晝夜

與孟子所言微不同此以流之不息言彼則謂其源之不竭也

何用不臧合下節

何用不臧言人能不忮求則隨處貧富而皆空也

何足以臧天下之善無窮不止處貧富之一境而
卽處貧富亦不止於不忮求也如此看二節界限
分明神氣亦各得時講以下節針砭子路并將何
用不臧句看壞謂不過可以臧尙未能至臧于何
用字全未領畧終身誦是子路篤信處不用說自
喜其能

揖所以立節

兩君相見君出接庫門之外直闕東南面邪疏作
南西嚮立蓋避南面不敢居也若賓則無嫌於北

面不須斜立

趨進

渾言擯者趨入有事殊無分曉按禮注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隨之竝而雁行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知入門時不得有趨及廟上相有事獨入亦從君行不趨趨則在君前矣惟賓既入廟君與賓皆升堂擯者退居中庭及賓致命公左還北鄉將拜既擯者因從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于賓以相君拜所謂趨進應在此時　禮君命

名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又父命呼走而不趨走急而趨緩特較行則趨又爲急耳然禮又有徐趨疾趨之別

賓退節

每苦復命字無著按聘禮公再拜送賓不顧注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適路寢矣疏云據上擯送賓出後廻謂君云賓不顧矣夫子時攝上擯君命之送賓故有復命事賓介不答拜禮有終賓不顧三字是禮文夫

子所異在必據禮文以告非謂當時爲擯者不復命夫子獨復命也　賓旣告事畢衆介逆道賓而出公出送大門內賓退是退出廟門上擯送賓送至大門外是時君方致其再拜之敬故復命以紓之若賓退至館則君歸路寢久矣况送至館自有訝者送之經文乎

立不中門

門以向堂爲正自外而言東屏實右屏西屏則左屏也君臣出入恒由右屏皆就東屏言饒氏謂出

則以東扉爲左入則以西扉爲左是左右扉無定所也燕禮注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則由闑西所謂入門右入右扉也所謂由闑東拂闑之東而行卽不中門之謂也玉藻介拂闑士介拂棖乃兩君相見爲擯介者隨君而入如此與平時入公門禮不同顧麟士引以証不中門則介拂闑下所謂大夫中棖與闑之間豈大夫獨當中門哉

過位三節

過位之位前輩定指庫門內而以升堂之堂屬雉

門內蓋認升堂節爲正朝而庫門內之位非君所常御。按君不常御之外朝據朱子云在庫門外人臣每朝必過此虛位。始進雉門而謁君於堂下。何義門汪武曹王罕皆說皆如此細考之不然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疏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人君視朝宁立之處朱子據以解位字蓋君日視朝於此朝畢則退適路寢而位虛矣然則曷爲又過之諸臣各在官府治事如議論政事君有命臣有進言更須到路寢君聽政處由此而過也三朝惟路寢有堂。據詩檜風孔疏及朱子儀禮釋宮若寢門外

宁立處止一片平廷無堂平地曰廷朝處係平地無堂階故謂之朝廷故知升堂係內朝議政時事非正朝也大抵位在雉門內路門外堂更在路門內過位升堂俱在朝後此章不記正朝事者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已記之於前矣　臣與君行禮必拜階下君辭乃升成拜人多據以解升堂字不知古時朝禮君出立寢門外無坐接羣臣事其地亦并無堂又君臣皆揖並不拜跪其有時臣拜階下或升成拜者乃燕賜時之禮朝制初無此禮朝見行拜跪禮起自秦　朱子曰

路寢庭在路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路寢即燕朝鄭注太僕王圖宗人嘉事則在燕朝者舉一節而言耳玉藻君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既爲聽政所在必非宗人得入異姓之臣不得入也戴記孔子侍坐侍食皆燕見時事當在此堂出降一等退而下堂即謂之出非出門之出下階復位復其堂下之位非治朝之位

執圭節

聘禮宰執圭自公左授使者使者以授上介上介屈繅出授賈人自此皆藏櫝中惟入境時一展執

旋又藏之至將入廟門擯者出請命賈人東南坐啓櫝取圭授上介上介以授賓賓始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仍執以進是執圭在入門將事鞠躬如也兼入門之敬如不勝則全執圭之敬也自是而至階公升二等賓升西楹階自下而上故有上如揖下如授之喻升堂手有玉不得攝齊足蹜蹜如有循者防傾跌也　曲禮凡奉者當心奉必兩手又言執主器則尚左手疏云擎奉此物則右手在下左手在上左尊故也又執天子之器上衡國

君平衡平衡卽當心之謂

享禮

聘玉降其君瑞一等享玉又當降聘玉一等躬桓等圭君所執之瑞不以聘聘用瑑圭有圻鄂瑑起考工記瑑圭璋八寸以頫聘是聘君用圭其享以璧聘后夫人用璋其享以琮葢不得而同秋官小行人合六幣注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觀此則諸侯使大夫聘而行享必無用圭之例鄭注旣聘而

享用圭璧集注沿之其實圭字宜衍

私覿

私覿後有私獻一節聘禮記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注謂時有珍異之物賓奉之以自序尊敬據私獻爲己物則私覿之束錦乘馬意亦公家所給俾臣得將其私敬者不然既覿而又獻是屢以其私于矣江愼脩云私覿亦公家之幣但對享禮爲私耳又聘記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注私面謂以禮物見主國卿大夫私覿私以禮物見主國之君聘禮賓奉束錦以請

覿又賓面如覿幣注疏並私面據卿私覿據君獨秋官司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注云私面私覿也既覿則或有獻者與聘記儀禮異左傳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乘馬私面又晉宣子私覿於子產於君稱面於臣稱覿傳記雜出當以聘禮及聘記爲據

齊必有明衣布

明衣是第一重親身之衣凡朝祭之服皆先著明衣次加中衣次加裘葛再於裼衣之上加禮服此見

邢疏記云齋之元也以陰幽思也齋時外當有黑色服夫子於其內亦必著明衣重交神致其潔不異朝祭也禮記深衣篇鄭氏目錄云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玉藻曰以帛裏布非禮也中衣布明衣自然亦布矣若其色亦當用元知者古人服皆中外相稱也又考古在內之衣名澤詩曰與子同澤以其親膚近垢澤亦曰衵服見左傳 說文衵日日所常衣也近體膚又日常著嫌褻故如朝祭別爲明衣志潔特制度未聞或据士喪禮明衣裳用幕布袂

屬幅長下厀云云此尸所著疏所謂一服而不動者故其長下厀且及般生人裹衣未容長至足跗也鄉黨圖考所引疑誤

食饐而餲節

爾雅食饐謂之餲合饐餲爲一朱子本字林以飯傷溼熱解饐字而以餲爲味變傷溼熱者水火不得宜味變者陳久所致失飪或過熟或半腥半熟過熟爾雅所謂摶者謂之糷也半腥半熟爾雅所謂米者謂之糪也

肉雖多

與惟酒無量一例言食肉非陳饋之多也或烹調之善或主意之殷較平時肉量稍進然終不使肉氣勝穀氣如此看雖字更活潑有情

祭肉不出三日

韋昭國語注天子諸侯祭之明日有繹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恐分其誠敬之心本日無暇致胙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頒肉時自諸父昆弟逮燀胞翟閽須有先後故必得三日而徧不然何必待

三日。

問人他邦

江愼脩云。孔子拜送使者。亦當下堂拜送於阼階之南。儀禮注。凡爲人使。不當其禮。其時使者不答拜。又按檀弓。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於竟。前輩言子華使齊。非夫子官司寇時。以人臣無私交也。此問人他邦。亦屬居鄉事。

疾君視之節

玉藻。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室制尊西。君入

室必西負東向夫子敬君在下句方見

朋友之饋節

除郄祭肉與凡饋等祭肉之拜是變例雖車馬不拜是通例

柴也愚章

楊氏曰四者性之偏性安得有偏愚魯是氣質之偏辟喭是氣習之偏

敬而無失節

李衷一曰能盡敬恭雖四海之內都是兄弟疎者

可親況親者乎何患乎無兄弟當從自己兄弟看
不當從四海看

年饑節

渴歲民賦不供又想加賦哀公愚不至此下二吾
猶不足語乃因有子請行徹誤認其意爲民全不
知國計驚駭而出發問之始只是憂貧及商備荒
之策注加賦字莫認殺

仲弓爲季氏宰

宰邑長家臣之通號凡係地如費武城莒父類都

是邑宰此不係地是家臣大夫之老也　大夫之
老不止一人下節舉爾所知云云正謂盡其在我
以爲人率則同事自然交勸程子引人各親其親
二句爲喻雖見聖賢心胸似人字說得過泛

衛公子荆章

古者五十命爲大夫春秋則世族父子相繼保有
厥家何有始有少有之事緣荆係公子少長宫中
及壯而授室與之采邑而爵之爲大夫此爲有家
之始須有一番經理居室是少不得事而能循序

有節如此所以可貴不然則人臣國爾忘家居室之事豈足𠱾意哉

冉有僕

此曲禮所謂僕者降等者也按禮疏云古者僕用好人爲之周禮諸僕皆大夫士別有人牽馬駕車而此僕既知車事故監駕也蓋但於升下及車中照應一切並不親從賤役不然豈有以大夫士而辱在泥塗者哉

葉公問政

諸梁楚司馬楚國大臣稱葉公者葉其所封邑春秋之卿往往以邑冠如趙氏晉卿封原稱原大夫宋向戌爲左師食采于合稱合左師其明證葉公當楚國新敗諸侯皆叛之日其問政慨然有招攜懷遠之意非瑣瑣爲治葉計若止一縣尹後日安能手定白公之亂又安能以一身而兼令尹司馬

不得中行節

此即在陳思狂意與孟子層遞說下者不同重在狂狷先借中行襯起非不得已而思其次也　便

得中行狂狷在所當與況中行不可得舍此更有何人必也二字神理如是

爲命節

図是辭命非命令要當知國書與使辭有別使者受命不受辭隨機而應非可預執如其有失咎在行人國書則圖於使者未行之先臨行君朝服出門左南嚮命宰授之但於發幣時命史一展讀併行人知使旨其得與失乃謀國之事故須衆賢共爲 聘禮記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

及百名書於方注名書文令謂之字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往來辭命不出百字內外此命之正體非若後人專尚繁富若行人應對如左氏所載有極長者至辭命之善亦不出孫而說三字　命有自我往者有彼來而我答者有可準舊典行者如尋常聘問及致禭贊喜禰災致禬等事有無成規可執者如大國徵朝索幣要盟及討罪類一言善否利害攸關不特大國宜慎辭即同列亦然專主施之晉楚於時事則切於道理轉險　子產寓書宣子叔向遺書

子產子產復書雖亦國家之事係人臣自往來與國信無關

為趙魏老則優

春秋之晉政出私門一切會盟討伐無不由趙魏安得謂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云無者以老言不以趙魏言也家老雖尊對衆家臣言不對大夫言家老不尊於大夫也雖兼衆職自有官守然與任事於朝者不同此則對下句大夫言也嘗私論為趙魏老優不是於才上較論緣公綽廉靜寡欲

而趙魏大家方刻薄聚歛得公綽爲之老庶能風以止足之義無侵上虐下之事此之謂優若云大家事務不煩公綽雖短才從容可理恐非當日趙魏情勢至滕薛大夫不可爲亦當於國小政繁中兼不勝大國之貪求說於上句益見針對

晉文公章

序晉文於齊桓之先明後來加甚創覇者猶不遂如是也　晉主夏盟十一世皆承文公遺業而襲其故智咎晉不得不追咎文公

桓公殺糾

馬遷杜預並言子糾是兄不但荀子其以桓爲兄惟見薄昭與淮南厲王書韋昭注漢書謂昭因厲王文帝之弟諱言殺兄改齊桓殺兄爲殺弟則程注云云不得據爲定案總之兩人皆亡公子非有君臣定分在奔之出奔者亦未嘗有荀息仇牧之責故死不足深嘉不死亦未足深責

硜硜

硜硜卽指磬聲見何晏集注朱注石聲石卽磬書

拊石擊石是也。禮記石磬 磬史記引樂記云石聲硜。可見硜卽是磬聲。

欲速成

非謂速欲有成。乃速欲進於成人之列。何以故迹。欲有成尚是知求益者。

問陳

靈公不堪晉人之辱。其問陳蓋欲叛晉。

周冕

注冠上有覆。前後有旒。按大戴禮及東方朔答客

難皆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玉藻天子十有二旒前後邃延謂版長尺六寸自延端至武前後皆深邃非謂後亦有旒也鄭康成誤据叔孫通漢禮器制度云天子前後共二十四旒旒十二玉通用玉二百八十前旒以蔽明示不斜視後旒於義何取郊特牲言戴冕璪十有二旒以則天數二十四旒非天數矣況二百八十玉之繁重卽首不能勝計必去其半而後可　夏殷冕制見於禮器第夏殷天子冕朱綠二藻周則天子五采藻固不如周之

文矣又周旒數隨命數夏殷五等諸侯概九旒周一命大夫有冕無旒士惟服爵弁夏殷則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亦服三旒之冕其等威之辨亦不如周所以夫子獨善之　周禮春官五冕之制皆聯衣裳采章言之舉冕而服該其中第周冕旒玉皆十二服則改爲九章無日月星

固而近費

固是山谿之險周官大司馬負固不服則侵之注固險可以固者也戰國策言秦東有殽函之固魏

武侯濟河歎美哉河山之固皆指地形險要言考漢志顓臾國在泰山郡蒙陰縣蒙山下水經注治水從臨沂東流逕蒙山下又東南逕顓臾城北是則其地實依山枕水憑恃險阻易於出沒不常加費邑在其東南相去僅兩舍有餘實逼處此故季氏深以為慮若祗城郭完固不過攻之不易未便憂及子孫也　古制子男城僅五里附庸又當減之庸同墉城也王莽謂之附城制度卑小可知費則魯大都為季氏宗邑襄七年季孫宿又加城後

孔子以其過制墮之計其強固當數倍顓臾故知所慮不在此朱子却據周官掌固及禮運城郭溝池以爲固之文爲注或當日顓臾竟如偪陽城小而固未可知兼注尤不背注

蕭牆

鄭注蕭之爲言肅也疏云臣來至屏而起肅敬故謂屏爲蕭牆春秋時大夫皆僭臺門旅樹之禮

陽貨欲見孔子節

貨家臣耳何得據大夫禮毛初晴曰古三卿之臣

有下大夫卽是陪臣謂卿之陪貳季氏司徒原有下大夫小宰小司徒二人因思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小司馬亦下大夫本皆大夫職始爲之貳後遂爲之屬由是公臣皆變私臣致檀弓有家大夫之目矣

孔子下

車輿之制前與左右皆有板而缺其後乘者自後升亦退從後而下少儀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知下車亦必執綏

荷蓧

說文。蓧草田器。本作莜。蓋。去。草。物。故。字。從。草。非竹器。

夷逸

四書默雷。載夷逸夷詭諸之裔。族人夷仲年爲齊大夫。夷射姑爲邾大夫。獨夷隱居不仕。覽之不覺失笑。詭諸周大夫。食采於夷。爲晉武公所伐。逸出其後。容未可知。若夷仲年則齊僖公母弟。公孫無知之父。豈得爲其族人。射姑自是邾臣。更無撏連

為一族荒誕若此大類今之脩譜牒者乃亦入四書講中耶

師摯適齊章

周禮春官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注大食朔日與月半也則未必每日奏樂侑食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又似凡日皆然又玉藻進禨沐而飲酒曰禨進羞工乃升歌疏升堂以琴瑟而歌此在堂上故先序餘鼗鼓鐘磬皆在堂下李安溪所謂此章官名次序分堂上堂下言之

但各舉其職不專就侑食一事論

聽其言也厲

謚是春氣厲則秋象一言之發肅若淸霜恰是溫字變相徒以辭確為解聖言豈有不確者哉

孟莊子

春秋襄十九年八月經書仲孫蔑卒次年正月卽書仲孫速會莒人盟於向秋帥師伐邾莊子以孝稱何故不行三年之喪前人多疑之按禮有云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

無辟也莊子代父爲卿未練而與會未祥而臨戎其殆合於禮之變與不然何以經無貶詞

舜亦以命禹

堯以天下授舜卽授舜以治天下之道舜以所受於堯之天下授禹亦卽以所受於堯治天下之道授之堯之命舜一訓一戒舜加危微精一之語於允執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審擇而能執則訓之至矣又於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上加無稽之言勿聽以至敬修其可願等語使勿至於如此則戒之切

矣其詞有詳略而義則一今人忘此爲授受天下本旨撫道心二字謂古聖相傳心學因專指危微精一十六字爲傳心之要不知舜命禹之詞其見大禹謨者初不止十六字而離治天下言心學與章旨又何涉乎　須知二典三謨中凡堯舜禹所行所言一中字盡之特於授受之際更明白訓戒訓者訓其中戒者戒其失中凡以明身任天下者之重豈以此爲有所秘授哉　中庸用其中於民之中卽允執厥中之中

欲仁得仁句

主愛之理言始切論政李厚菴云欲仁愛於民而得吾仁愛之本心不干譽不望報何貪之有

知止節

知止二字通節之綱知至善之所在而志求之以堯舜之聖爲必可爲以唐虞之治爲必可復則能定者意日趨於誠能靜者心日趨於正能安者身日趨於脩而凡家國事所以處之者必日進於精詳然非知至豈能知止此以起下先致其知也

物有本末節

物卽格物之物萬物皆備於我天下無性外之物就物而論則有本焉末焉而事之終始因之不審先後之序必有雜施而不孫者然非格物固不足以知之此又以起下致知在格物也

欲明明德節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物有本末之大綱不可不知也知其在家則知遠之近矣知其在身則知風之自矣身之主惟心心之發爲意心微而意已向於顯此其微之顯者尤不可

不知也蓋莫不有本末存焉欲致其知在於格物格也者自本至末於其大小遠近內外微顯之間各見其情各識其理而後可各如其分以付之盡天下之物性然後吾爲物皆備之性亦盡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欲知其事之先後必在格於物之本末也

物格知至節

知至則知止矣則知所先後矣　此節覆申上文物之本末旣明則事之始終自得其序

自天子兩節

反覆申明物有本末之義　大學古本末有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

瑟兮僩兮者恂慄也

講家泥此爲己得止云不假矜持自無放逸太說得自然恂慄豈自然字㨾且如此解與注嚴密武毅字無一肯面矣　不嚴密則物得以乘不武毅則物得以屈瑟無一點容隙僩無一些懈處內心儆懼正如大將臨敵光景

伐氷之家

周禮春始治鑑。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氷鑑。賓客共氷。大喪共夷槃。

左傳食肉之祿。氷皆與焉。孔疏在官之食有氷。下云自命夫命婦無不受氷。是氷得兼食言之。注單指喪祭。舉重。耳。但孔疏云云。皆謂君賜歸用。其得自伐與否。經無明文。

子程子

公羊子沈子曰。注沈子稱子冠上者。著其爲師也。

不冠以子者。他師也。朱子葢以師尊程子故云

按列子天瑞篇。有子列子。又國語吳使王孫雄行成於越。呼范蠡曰子范子。亦有偶然稱謂如此。不盡如公羊注所說。

忠恕違道不遠

泛說道字。往往與忠恕不相粘合。只辨得自然勉強套語。不知道爲人心同然之理。求忠行恕。正以人同此心。同此理。違道不遠。卽就同字上見得。又道字只作仁看。注引張子語証明。正恐人摸不着

頭路　忠恕字不平覷下文及小注側注在恕下

節則求盡巳之事

無入而不自得

謂無入而不自得其位所當爲之事此正君子喫

緊爲人處下不怨尤幷有失而反求亦包在內非

從容自得之謂

正鵠

詩終日射侯不出正兮毛傳二尺曰正疏正大於

鵠三分侯廣而正居其一焉儀禮大射儀鄭注正

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爲儁故射取名焉　正畫於布上鵠則剪皮而貼之

辟如行遠二句

講章盡性至命必本於人倫日用之常精義入神必原於洒埽應對之末乍看似有理不知此二句只容引下方與詩及夫子語以明必自卑邇之意且觀下文卽人倫中分高卑遠邇顧以性命爲高遠倫常屬卑邇云立言全背矣至說到洒埽尤遠尤

淺更不足論　上章盡己此章盡倫由盡己推到盡倫而盡倫中又由妻子兄弟推上父母能事父母而後可以事天地鬼神故下章接說鬼神三章蟬聯而下皆自邇而遠自卑而高又皆即是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

鬼神爲德二句

任翼聖曰鬼神即上天之載天命所以行而人性所自來也德即知仁勇也語其淸濁知陽仁陰語其動靜仁陽知陰其大生者仁各正者知不已者

勇也能生能長能收能藏陰陽各一其性欲生欲長欲收欲藏陰陽各一其情生之長之收之藏之陰陽各一其功物之既生既長既收既藏陰陽各一其效性情者良能功者功用效即造化之跡也

追王

按禮大傳武王牧野克殷即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又泰誓止稱文考金縢即稱三王是追王在武王時明矣唐孔氏謂武王只加以王號周公攝位以王禮改葬此甚不然周有天下一切典禮委之周

公卽武王在時何不可謂成文武之德耶或謂孝則歸於追王在武王時並歸之武王則武王既沒獨不當歸之成王耶。

父爲士四句

夏商庶士卽起家爲卿大夫不爲祖父追立廟則猶祭以士庶耳故上祀之下達自周始

三年之喪四句

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三年父在爲母期十有五月而禫統稱三年以本服言子以心喪終三年父必三年而後娶自天子達通乎天下也　父母

同服父在不降起於唐武后後世遵而用之

宗廟昭穆

周禮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宮南向而廟居左則廟在寢東聘禮公迎賓於大門內每門每曲揖賈公彥疏云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每廟之前兩旁有隔牆牆皆有閤門諸侯受聘於太祖廟太祖廟以西有三大門東行至太祖廟凡經三閤門故曰每門也據此則廟皆相並排立天子七廟則三昭居東三穆居西朱子

中庸或問用孫毓說太祖居中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晚年作儀禮釋宮乃改引賈疏以如孫說則聘禮迎賓不得有每門每曲揖也　祖宗昭穆之序亦當與子孫有別周初七廟髙圉亞圉以下恰是一昭一穆父子相間故子孫可依爲序若後來懿孝侄居叔上祔廟論繼立先後不論行輩尊卑使子孫依以爲序不大亂乎　一君祔昭廟則一君祔穆廟如兩世兄弟繼立到祔廟自一居昭一居穆以兩君無並祔一廟之理若子孫則行輩尊卑

昭穆自有定也。朱子議祫禘。太祖爲昭。太宗爲穆。欽宗爲昭。高宗爲穆。所見昭穆不能拘。父子如謂兄弟並祔同祧則又廟有數主無數矣

踐其位

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神主居室西壁下。東面。室西南隅爲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祭則太祝迎尸入室。位設木主之左。故祭。時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二句出祭統。所謂位也。皆不正向堂室。而偏東行事之際。須入戶西向致敬。小雅孝孫徂位。工祝致告。注祭事畢。主人往阼階下。西面立。祝傳尸意。告利成於

主人其必西面云者正以尸坐西面故也

治國如示諸掌

古注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古寘字多作示易寘于叢棘劉表寘作示穀梁注引易亦然詩示我周行箋云示當作寘

方策

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叉既夕禮書賵于方書遣於策葉少蘊曰策大而方小策

以衆聯方一而已。通考引黃氏洵饒。又謂版大簡小。大事書于木版。小事書於竹簡。按鄭康成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又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卽篆亦有大小也。

禮儀三百二句。

由吉凶軍賓嘉五禮。析之爲冠昏朝聘燕享蒐狩禘嘗等禮。凡三十六。又析之爲冠有三加。昏有六禮。祭有饋食朝踐諸節。則三百。又析之爲升降拜揖進退諸文。則有三千。五禮是總綱。三十六禮是

大綱若禮儀則是目威儀又目中之目此專舉繁多者以明道之入於至小無間竝非一綱一目對言也

車同軌二句

匠人度涂以軌涂之廣狹準車所行故車之異同即視涂之轍自秦并阡陌盡改涂制又以六爲紀輿用六尺視周人之制而縮其六寸至命李斯程邈更制小篆隸書書文并戾古矣

動而世爲天下道三句

三句可以禮度文分配動指威儀身之禮行則身之度言則身之文也

移民移粟

周禮廩人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又大司徒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注移民避災就賤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移民移粟荒政所不廢不可幷此盡情說壞

七八月之閒旱

周七八月爲夏五六月故春秋書雩者二十皆在

七八九月正百穀望雨之時遇旱則雩祀以求之綦毋邃曰周之秋在夏為盛陽之月故孟子稱秋陽此又周人時月俱改之一驗也

刑于寡妻三句

以妻子較兄弟則妻子內兄弟外至于者由內及外之辭莫說成兄弟之愛由妻子而推同氣之乖半起枕席不宜於身上翻說聖人家邦只渾言或以卿大夫有家諸侯有國分說亦得孔氏正義適妻惟一故曰寡不惟勝鄭箋寡有義并勝注云寡德周公作詩美文王

何必代父母諱耶

轉附朝儛

轉附朝儛二山前背莫能定其所在嘗見一說云轉附太公墓在焉即武陵也朝儛桓公墓在焉即穆陵也二山俱西北近齊國都海在其南故云遵海而南無論轉附非武陵朝儛非穆陵據左傳太公賜履南至於穆陵則穆陵在南不在西北且遠齊國都而非近國都可知至太公五世反葬於周見檀弓括地志管仲冢與桓公冢連在牛山上証

據鑿鑿安得他處更有二公墓此不知出何人杜撰。

海在齊之東遵海而南必先東之海上然後循海濱西行以南至瑯邪故閻潛邱意轉附朝儛當係海東之山登之可觀海者。趙氏悳曰轉附一作轉鮒廚萊州正在齊東境界海証以秦始皇二十八年並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南登瑯邪三月及漢武帝行幸瑯邪觀海事恰相合又云自齊都臨菑一千三百里抵海復自海一千一百餘里至瑯邪凡二千四五百里景公之心可謂侈矣

明堂

明堂規制月令考工記說多不合何屺瞻謂明堂只是壇當據覲禮公玉帶以下紛紛之說皆非是考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四門爲壇加方明於其上而設六玉又周官司儀將合諸侯則爲壇三成宮旁一門是宮與壇兼有蓋朝諸侯布政於宮行之壇則以祀以嚴父配天不當在宮室中行郊也古聽朔于明堂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知明堂在國之南此所言則方嶽所建者也　周公郊祀

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世子記祀乎明堂以教諸侯之孝解者云廵狩至方嶽亦得因其方之明堂以行此禮故明堂之中室曰太廟太室也周之王業成於文王文明堂本祀文王處故下特舉治岐之政言之詩我將亦爲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

后來其蘇

辨疑云注中蘇字旣曰復生又曰蘇息兩義雜出從後爲長然息字亦有兩義一休息一生息

邠

邠非古字。唐元宗以豳字類幽改。

孟施舍之守氣節

宋時點本二守字皆一讀。

尊賢使能章

齊桓晉文章以發政施仁次第言。故先士次農次商次行旅。此以行於國之規模遠近爲序。前朝後市則國中也。以次而郊關。以次而都鄙。故先士次商次行旅次農。而以達方新附之民終焉。

乍見孺子二句

此只言怵惕惻隱之心隨見而發眞心不容已從下非所以內交三句反襯而出不容預占

袒裼

此以露臂爲不敬內則不有敬事不敢袒裼又以露臂爲敬古者敬事則袒如天子養老袒而割牲諸侯入覲袒而請事以示盡力之意若無事而袒則反褻而見體爲不敬矣

之楚過宋

顧麟士謂非迂道閻百詩謂是迂道按楚在今湖

廣。宋在河南。滕則山東。今自山東至湖廣必取道河南。左傳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由楚之齊必假道於宋。則由滕之楚亦必從宋取道。春秋時宋數有楚患。而滕世役於宋。所云郳滕人之私王以宋近楚而滕尤近宋。戰國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滕南與之鄰。若一舉足可入其界。然世子赴楚都。非躡楚境恐從滕南取道。不若西南渡河至宋。由河南一直而去之便。但假道於宋。經宋境可矣。此爲孟子特

至宋都仍須迂道而入臼非求教之誠將憚往返之勞矣

一廛

一廛注指民居明非市宅衍說市宅在後市一區民居在左右各三區內統就國中言按管子先王處農以田野韋昭謂國都城郭之域惟士工商而農不與然則班固所謂二畝半在邑鄭氏所云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舉不可信遂人夫一廛鄭司農云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據此爲解自當

粢盛

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周禮天官甸師注及書傳左氏傳注皆然按楚語天子禘郊之事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夫人必自舂其盛盛亦言舂似非在器之解公羊傳嘗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新穀謂之盛故上嘗新曰燾廩則全是故穀在上少有新穀據此則粢盛一例不妨對言

惟士無田二句

無田謂無圭田

沛澤

公羊傳注草蕀曰沛漸洳曰澤

濟人溱洧

乘輿濟人固偶然耶然溱洧二水於溱濟之於洧又濟之則非偶然矣考洧水出河南密縣東過鄭縣南自鄭城西北屈而東南流經鄭城南門溱秋傳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卽此而溱水卽溍水出鄭縣西北平地南注於洧詩所謂溱與洧者也子

產濟人必適當兩水合流處故總稱溱洧又說苑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是愛無教也但言濟冬涉不指其地想傳聞之事記者亦不能定爲何水但以溱洧逼近鄭城子產濟人約畧當在二水間云

以善養人二句

服人養人俱指諸侯說禮記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即此兩句注脚交隣章惟仁者以大事小註訓事爲字字亦養也

立賢無方

無方是不執成矩。注方猶類也。本易繫詞方以類聚。尊就人言。

其有不合者

講此句者、輒云心理無不合。但時勢有殊異。則周公已見之了。了更思恁麽。又得恁麽

迹熄詩亡

胡文定楊龜山並指雅亡。李安溪云。詩亡。殆謂正風正雅亡也。周之東。天子不巡狩。則太史不復采

風而風亡其有風者列國謳謠相爲傳播者耳諸侯不述職則朝會不聞雅歌而雅亡其有雅者賢人君子思古念亂者耳甚變風終陳靈而賡筵抑戒東遷後亦有雅也

魯之春秋

春秋爲記事之名列國皆有之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明鬼篇有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不獨羊舌肸習于春秋見晉語申叔時言敎之春秋見楚語也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曰爲夏殷春秋

不踰階而相揖

階以上下言不以東西言位亦即在階上但敘列前後視官之尊卑不得而踰後世以官之等級曰階義亦本此

其妻歸告其妾

六字爲一句

殛鯀於羽山

殛訓誅凡周禮禮記言誅俱不定是殺所云鯀則殛死決非一時事黃陶菴文自記最好但文中用

幽囚拘困字本之蔡傳亦想當然耳

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

此貢字當如周禮大行人侯服歲一見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貢嬪物之貢蓋因朝而貢非若方貢上貢但遣使而來注補出朝字明諸侯親至貢期即朝期以政接者朝則有述職之事兩項只一朝字足該之故下來字朱注即解作朝覲虞書羣后四朝剡服各於巡狩之明年外歲來朝是一朝後有數年之隔舜親愛象得不循此例也

齊東野人

齊在禹貢青州之域。為東方之國。齊東則東之又東。去海不遠。非如西南北三面。皆與中國接壤。宜其耳目闊見之異。俗稱言語不倫者為海頭人說話。亦此意。

顏讎由

彌子妻與子路妻兄弟。讎由卽其兄也。嘗以善事親聞。

百里奚虞人節

注故不諫而去之泰。元板無泰字。

集大成節

樂記絃匏笙簧。會守拊鼓。明衆器待鼓乃作。禮器。懸鼓在西。應鼓在東。懸鼓以倡始。應鼓以和終。是樂始終皆以鼓。今云金始玉終。然金又在拊鼓之。前。而鼓以和終。必更俟特磬以收韻。又合止柷敔。亦只是一奏始終之綱紀。與金石爲全樂始終者固不侔也。

抱關

固是司門之職但解關作門抱字義無著說文關以木橫持門戶也葢是門牡之名一謂之扃門之設以此橫木爲關拔啟閉皆須兩手抱持之故曰抱關曲禮入戶奉扃注扃門關木也入戶兩手當心如奉扃然奉卽抱字之義　經書中有卽以關爲門者周禮地官司關注云界上之門是也有指門上橫木者左傳臧紇斬鹿門之關孟椒罪其犯門斬關列子孔子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以力聞是也招音翹 舉也

膏粱文繡

趙注膏粱細粱如膏者也朱子分膏爲肥肉粱爲美穀則文繡亦宜作兩樣蓋文是繪於衣者繡是刺於裳者

凱風

詩序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又言七子能盡孝道以慰母心而成其志孔疏言母遂不嫁則成志爲成母守節之志惟其徒有欲嫁之心故爲過之小若如文姜之肆欲無制則於

先君無妻道於其子無母道何過之大如之

季子不得之鄒二句

不得之鄒得之平陸須提出君來方點主腦一則君出奉命守國他出是輕其國而違君命一則職任雖重而有君在禮賢爲國可請命而來惟其不得違君命故鄒與任相距僅百餘里亦不得往惟其可請命而行故平陸雖遠在臨淄六百里外不難身至君徒在職任上較論則爲相之責豈必遂輕於居守哉　上文書法最妙曰季任巳明國之

親賢與同休戚曰爲任處守有處者故君得以出
又見處則不得出也曰儲子爲相相者輔君之稱
君固儼然在其國也　處守不必是攝位古人君
出有朝會之事必擇至親一人居守授之玉節益
內以鎮撫臣民而外杜鄰敵之生心非其君有大
故不得歸則居守不過一時事豈敢便攝君位爲其
爲相之難當以爲相不如儲侯介弟之尊親　且雖有居守重責一切國
事仍有朝臣分理季子不得之鄉自以國重以君
命重君儲子爲相軍國子民何所不統亦非非職任

金甌假令君不在國當預有守國之責如管仲稱國高天子之二守衛懿公將戰與甯莊子矢石祁子玦使守是也豈得遂出時講立言至失主腦

王豹處淇二句

趙注引詩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及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謂衛地瀕淇水在北流河之西金仁山則謂河西自齊言之衛地在東河之西按金說太遠

三輔決錄曰王豹出自鼎門

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大夫冕而助祭。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又按孔子為司寇下大夫一命冕而無旒既祭則釋服不稅冕而行必去祭時求久祭肉不出三日須胙之禮自同姓兄弟及庶姓臣子下至燔胞翟閽不定本日盡須夫子必經服冕坐待之理惟大夫助祭亦有俎肉禮所云賓俎既徹則君使人歸之恰是方祭後本日事燔肉不至當指不歸俎言若須胙致爾即稍遲至第二日未為失禮夫子釋服久矣安得不稅冕而行乎

慶以地

以地之所入爲廩也王制九州每州除封國外原有閑田以祿有功賜地卽取於本州閑田內稅歸侯國地仍屬王官周官司勳凡頒賞地三之一食是三分計稅王仍食其一惟加田無國征似以地令給王制亦有諸侯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之文然云無國征不過王不更稅其一分祿之及身而止非竟得據圖籍而有之也此項賦入疑有王官或牧伯使人代收非聽其置守自征後世賜邑竝令世屬諸侯兼并九州無閑田可給天子致自損所有爲賜如平王盡與秦岐西之地襄王以陽樊

溫原之田予晉侯侯國安得不日強天子安得不日弱哉　下文削其地亦歸之閒田以待有功天子不私所有

南陽

公羊傳齊侯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以城魯注齊下邑趙氏注此謂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則南陽二字統說

孫叔舉海

注孫叔敖隱處海濱是隱跡非高蹈正天困之之

聘史記孫叔敖楚之處士人多誤看作隱士一例
孫叔敖即爲艾獵薳呂臣之孫爲賈之子出自楚公族賈官司馬爲越椒所殺變起倉卒舉室奔竄雖伯棼即越椒旋戮孫叔家破無歸加朝無鄉與北人功罪未明海濱避禍隱跡埋名如是者凡七八年孫叔家難在魯宣公四年爲令尹見傳在宣十一年豈以隱爲樂哉
楚莊王時南境東境去海尚遠左傳楚子使言於師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只是言南邊極頭處舉海注從趙氏但稱海濱活看自得竟說成與龍

伯國人爲伍謬之極矣荀子呂覽竝以孫叔爲期思之鄙人期思即寢邱乃
莊王感優孟之言以封其子者
孫叔楚公族自應爲楚鄙人

自范之齊

范今東昌府范縣去臨淄八百里趙注范齊邑王
庶子所封望見是於范望見若於國中見之則但
書之齊不必記自范矣

布縷之征

周禮閭師任嬪以女事貢布帛孔氏曰嬪婦化治
絲枲故還使貢布帛禮經會元曰嬪婦受功者之

室家也。此卽布縷之征。九功之一。若宅不毛者出里布爲遊惰之罰。非正賦。里布之布卽泉也非布縷之布又月令后妃獻繭。收繭稅。是外命婦就公桑蠶室而蠶者。故收其稅並不取之民。附潛室陳氏引此殊誤。

四書偶談續編外編

太平戚學標翰芳著

傳習

傳謂傳之人此古注按外注謝氏云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即朱注所云受之於師也又云獨曾子之學傳之無弊是曾子又以其傳之師者傳之人也論語開端即記有子曾子之言爲出自其門人之手古注似可從

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溫即習也

賢賢易色

注四者皆人倫之大者。此卽夫婦一倫。或曰。夫婦不安先君親。以賢賢作朋友尤經。尊賢先親親。此其序也。若作夫婦易序。非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此其序也。

北辰

爾雅北極謂之北辰。北辰亦是星。司馬彪後漢志。北辰星含元垂耀。以統列宿。古樂府所謂上有北辰星是也。又據晉志。其星在紫微宮中。卽北極五

星之一別名樞星樞者天體旋轉南北正軸之中樞也銅渾家所云北極出地南極入地皆以此星作轉轂之準假使非星則茫茫一氣何所據以為準而衆星又惡從而共之哉自邵子倡為天無星處皆辰之說因之紫陽亦謂辰非星至如沈括之論又舍北極中現成一星而於天樞旁別取一小星名極星以作記認安有極星而可以意造者○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以衆星共一星猶千萬人歸一人也左傳三辰旂旗外傳謂三辰

其一是星。又心星亦名大辰。邵子天無星處皆辰之說。自不必執。

吾十有五章

此章煞有難解者。大學工夫起手格致。即窮至事物當然與其所以然之理。注所云極處無不到也。乃彼係始事。而聖人必遲至四十五十。既非爲學節候。又所以然之理。即在當然中。未有先十年知一半。留一半到後十年始知。得爲聖人者。假如兩項必到四十五十方了。則三十時。復何所據以爲

守是皆於理未安者也大抵聖人口中固誇張不得亦要略見是聖人境地十五志學自必先明本末終始之序依大學條目逐一做去到三十則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修已德明而并新民之本領亦裕立者卓然自成立蓋聖人之體段於此已具矣至四十則隨天下疑難事不足以眩之又至五十則於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一皆見之了了下學而上達知天也自是而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殆幾於化矣　勇者不懼三十時事也

智者不惑四十時事也仁者不憂五十時事也六十耳順則大舜聞一善言境界七十而從心不違矩其諸聖之時者乎　孟子注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又云知言則有以明乎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所以不動心然則不惑就天下事說固亦朱子意也

犬馬能養

包注犬守禦馬代勞皆能有以養人唐李嶠代人表犬馬含識烏鳥有情寧懷反哺豈曰能養馬周

疏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宋王豐甫辭表亦有犬馬之養未伸語古人類以犬馬比人子

損益

注引馬氏曰所損益謂文質三統原以文質渾括三代未顯指商質周文蘇子由言自古天下無日不趨於文夏商之時皆自謂文於前代而不知後人更以爲質又謂夏商求周之文而勢有未至非有所謂忠與質之名然則商質周文後人推論如是非當日所尚實然又忠質文質之間無事可離

必不得謂夏獨尙此而商周俱所不尙有謂忠只是朴質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設使夏無形質制度何以爲禮而又何損益之可言乎

注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語極包括馬氏指出三統特改正朔一端且改正朔一更易而已無過可損不及當益也

繪事後素

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此即白受采之義然白爲五采之一於質地上施白亦是采但論胎子好

叉不定拘是何色　詩以倩盼爲美質並未專取容色之白婦人外澤膏粉白叉豈不是絢

關雎章

哀樂二字謂從其辭其音得之則泛空却難實指哀樂是文王因想到宮人試思文王未娶后妃時年少方就外傅安得預有宮人在側若謂王季宮人豈有父之妾媵代世子致其哀樂者前人解寤寐求之云后妃思得三夫人之賢者以自助則哀樂爲后妃哀樂所謂關雎爲好賢之詩也

南容

南容與南宮敬叔兩人見漢書人物表前輩辨者非一家再以敬叔爲孟懿子兄當本左氏必屬説與何忌于夫子語説即敬叔先舉疑兄也然昭十一年傳云僖子生懿子及南宮敬叔于泉邱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顯懿子先生其母自撫爲兄周法君承姓卿承氏敬叔以弟故不敢孟而別氏南宮謚又曰敬叔叔固非長也

瑚璉

明堂位是夏璉商瑚注沿包鄭之誤

日月至仁

日一至月一至似難爲冉閔諸賢將一字移在日月上與三月對云一日至一月至不看低餘子覺顏子身分更進

自牖執手

注引禮病者居北牖下北牖牖字乃墉字之誤室制北墉南牖墉墻也古人室北墻上起柱爲壁但於壁間西北角有小圓窗名屏謂之屋漏並無牖

也。遷南牖下使君得南面視已禮疏中有此條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君禮尊師太爲不可卻說來覺過情意夫子當時欲入室視伯牛其家以牛惡疾不敢近長者力辭遂遷至南牖下蓋亦尊師之意夫子因不復入室自牖執手與訣也　伯牛癩疾見淮南子

女爲君子儒二句

君子儒小人儒以器識大小論不以學術眞僞論子夏篤信謹守不到徇外爲人而見小近利則於

君子有體有用之學。或未至。謝注對針子夏。似可從。 夫子嘗以小人哉責樊遲。爲其瑣細不知大人之學。韓昌黎詩云。猶嫌子夏儒。肯學樊遲稼。兩事連用。唐賢固作如是解矣。

泰伯

通鑑前編云。泰伯之賢不下季歷。但以伯無子。見吳越春秋及史記而季有聖子。故太王欲改卜耳。此於太王周旋得好。然無以處仲雍。固有子者。若伯之讓。自不因已之無子。無子而讓。豈有子而伯。遂不讓乎。

關雎之亂

韋昭注國語其輯之亂云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又云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是則其辭皆就本詩析之而特其音節則前衍而後促今既難據閔馬父所舉那詩之例那詩凡二十二句。分五章。而以末章六句爲輯之亂輯者促之聲轉也。就關雎一篇評斷其末四句爲亂不已據燕禮鄉飲酒禮作樂凡四節關雎最後至合樂始歌意最後歌卽爲亂然合樂共六詩周南三篇召南三篇而關雎爲首不得云

卒章又考工歌間歌各有三終皆自爲起訖未聞前樂以後樂之詩爲終者且亂者就本曲之終稍變亂其音節以爲收如關雎六篇則無射清商調與前鹿鳴六篇之黃鍾清宮調既判然異曲而六篇同調更無所爲音節之變亂也考古多以亂訓治如書臯陶謨亂而敬盤庚亂越我家洛誥四方迪亂云政不乃俾亂之類皆然正樂失節師摯首定關雎因其亂而爲之理關雎之亂如云關雎之治耳又見在官之初諸樂未能盡正雅頌得所必

倏夫子反魯將顧關雎風始首見釐定師摯之功爲可念矣

子罕言節

貨殖之士不受命爲富之人必不仁利與二者正相反與許也與命與仁明夫子所與在此言利非所與也　三者例舉似不倫且仁者夫子所以敎計四書中自言與答語不止四五十處未可謂罕言也

麻冕

麻冕非緇布冠。緇布冠卽純。是戴記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注云純當爲緇又用宮媒氏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注云純實緇字據此純卽緇布冠矣冕以木爲幹而衣以布。有藻玉之飾。緇布冠上爲梁加纓縰而已。易冕以冠。爲失禮。然緇布古齊冠用之。禮太古冠布齊則緇之齊。祭。同。服。而寓崇儉之意。故可從。所謂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也。郊廟不至不統冕而行大夫於大祭祀仍用冕古尺僅當今五寸五分。谿周布幅廣二尺二寸。只是後世一尺二寸。其二千四百縷雖用細絲減半亦無所容。況麻質粗非可甚細。升八十縷。爲注疏

相傳之誤仁山金氏已疑之

吾有知乎哉章

本其所自有之理而竭吾之誠以發之逕盡是卽吾知亦盡是豈別有知哉首二句語意正與二三子以我爲隱乎云云一例天下未有已無知識而能有以敎人者時講先不免以無知也三字與空空等看矣

苗而不秀章

氣數不齊半途委謝天下往往有如此者此顏子

所以推若顏於早年矣據古注與上二章相承爲顏子惜也

可與共學章

可與共學者能志聖賢之學知求聖賢之理也可與適道者能循聖賢之教身踐聖賢之行也立則聖賢之規模體段已成權則盡聖賢之能事矣權是聖人分上事立是大賢分上事適道是賢人分上事可共學是學人分上事第一層是知第二層是行第三層德之成第四層學之化

狐貉之厚以居

以居自是褻服然朱注嘗云以狐貉之皮爲褻衣之貴者又疑非私居用之且不適上褻裘長爲一節亦可疑滿元吳有一解云居卽居吾語女之居詩文茵暢轂注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按古人乘車立而不坐鄭康成左傳注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此蓋以獸皮爲坐褥記者因類言之耳

南容三復白圭

三復白圭南宮縚之行今人多引南宮敬叔適周

見金人緘口孔子教以謹言事爲証不知南容敬叔另一人辨見前人又敬叔從子適周據家語孔子三十五歲計當督昭二十五年僖子方卒敬叔不當從行若史記適周在昭二十年則敬叔以昭十一年生才十歲亦未便能從皆疑案也

片言折獄

片言一偏之言可以折獄即書所謂明清于單辭也古人訟辭皆於木書之一告一訴當具兩木謂之兩辭又凡訟必令齎券券以木爲之中分而各存其半臨時取合以爲驗周禮謂之兩劑

春秋傳說文片從半木片言蓋兩辭不具者是非
謂之契
眞僞無從據半木單辭爲斷於此見子路至明且
清非人可及也　易君子明愼用刑折獄之道明
愼而已片言可折子路之明下節不豫諾又推其
平日之愼

羿奡

羿但逐大康代相擅政及羿死寒浞據其妻生奡
乃使奡與師滅相春秋魏絳伍員並言澆殺夏斟
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澆卽奡也竹書帝相二十

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楚詞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並有覆舟字疑盪舟只應如是解不必遵孔安國陸地行舟之說

子問公叔文子章

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枝字傳寫誤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懸天下未有不情到不言笑取者信乎一問夫子意中大不然之及賈對以夫子時然後言云云在文子能此與否未可知自是人道當然無可疑者其然豈其然乎若曰

擄子言乃如此豈有不情若人言如此者乎無怪吾向之不信也蓋上其然指時然後言六句下其然指不言笑取平時之疑至此一釋口氣緊與信乎一問相應

何爲是栖栖者與

栖與棲同古文又作西嚴發碑西遲衡門說文西鳥在巢上象日在西方而鳥棲然則栖栖有諷以日暮塗遠之意

在陳絕糧

史記繫於魯哀六年是時陳蔡臣服於楚已久安有昭王禮聘而二國大夫敢發兵圍之之理史記家語之說朱子蓋嘗疑之意只是塗間資用偶然乏絕或如舊注孔安國云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斯亦得謂之當阨也哀二年蔡畏楚已遷於吳之州來與陳相距數百里所謂厄於陳蔡之間蓋指蔡故地在新蔡與今陳州相近者而言與蔡國無涉也

知及之章

首節數之字指理涖之動之忽作民似妥竊謂章內十一之字一例指民知及之者知足以治此民

也仁守之者仁足以保此民也如此方與下文一路

政逮大夫四世

四世注指武悼平桓中間悼子卒在武子之前未得政論得政宜云文武平桓宣公失政正文子得政之始

謂孔子曰節

通節止諾吾將仕矣五字出聖人口兩曰不可並貨自詰自解記者恐人混認聖言故下特以孔子

日別之閒潛邱說

莞爾而笑

莞是莧字之誤何晏云莧爾小笑貌易莧陸夬夬虞翻注云莧悅也讀如夫子莧爾而笑之莧釋文亦作莧云本今作莞不知何時始誤

穿窬

窬說文穿木戶也廣韻門邊小竇禮儒行篳門圭窬注門旁小戶上銳下方如圭故曰圭窬穿窬者從窬而穿入爲盜也穿穿壁窬踰牆似添字爲解

不施其親

昭十四年傳乃施邢侯注施行罪也晉語秦人殺冀芮而施之注施陳其尸也秋官八辟必先議親不得已則刑于甸師文王世子曰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不施其親者至親雖不得已加刑不忍陳尸以彰其罪仁之至義之盡也然則施字不須改字爲訓

與國人交

文王爲方伯所統諸侯皆其與國與國人交者言

與與國之人交往也作邦交解即朋友一倫事不然爲人君句已可該此在內矣

淇澳

水經注美溝水出朝歌西北東南注淇水爲肥泉博物志謂之澳水又云斯水即詩所云泉源之水也衛詩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然則淇澳本二水

所謂脩身章

忿懥恐懼等事見之於身由心失其正此從身逆溯到心心無主而昏則一身耳目口皆虛器此從

心順推到身上節明出身字藏過心字次節明出心字又藏過身字此行文隱顯之法互証自明

李安溪任翼聖俱不從程子改身爲心

鬼神爲德章

總注兼費隱包小大不可泥必以統體鬼神爲大祭祀屋漏鬼神爲小則下數章皆就祭祀明孝思之極爲費之大者說不去矣且隱即在費中隨大小皆寓不獨此章兼之費句以大小論隱不分大小也

徵則悠遠節

注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益就一身發見說所謂盛德之光輝如其次致曲章所云形著明俱就本身言若功業著見自在下覆載成及如此者節邊以悠遠博厚高明為至誠功業之著則預奪下文講博厚所以載物節覺所以字俱難通矣

博厚所以載物節

三所以字宜玩言其有是德則有是業載覆成是功用博厚高明悠久不是功用又功用實在處在

不見而章三句此只論其理不然如此此者節爲多添矣時解以此節爲至誠功用之及物即以博厚等字爲功用既屬功用下節又如何說與天地同體且以下文例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云云並不是言生物之功生物自在今夫天節 覆載成不過借天地上字面言至誠功用起下節配天配地輙以同用同體截然兩節分屬則講覆載成節必先挈出天地道理始明其如天地字在下又不敢顯說不得已諱言博厚即其所以載物處欲暗以

其字代天地腹講不明。皆泥注不通之故

南辱於楚

楚魏不時交兵南辱於楚當別有其事注引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即魏世家楚敗我襄陵乃惠王子襄王時事又據楚世家懷王六年使柱國昭陽攻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八注七邑是八邑之誤

莊暴見孟子章

章內二十餘樂字皆悅樂之樂惟鼓樂之樂是禮

樂字觀末節同樂一結及中間鼓樂田獵對舉知通章竝非論音樂也宋陳善嘗有此說然則前面好樂即當照詩好樂無荒解讀而左傳晏子有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語亦言今樂古樂之一証

則何以異於敎玉人彫琢玉哉

朱注敎字即作上使字看趙注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爲敎玉人治王也大賢治國玉人治玉皆豈煩人敎哉此解敎字著實能緊承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句來　如朱注是王明於治玉如趙注是

王井不明於治玉朱注是深怪其異趙注是嘆其無異

曾西

經典序錄曾西字子申曾子之子受子夏詩按古人名字相配申在西方楚鬬宜申鄭公子申皆字子西曾西卽曾申無疑

曰吾有所受之也

謂受教於賢者乃世子荅父兄百官語下文謂然友曰接去方不鶻突

貢助徹

一夫受田百畝。舊說皆然。嘗竊疑之。周尺步雖短以今尺步度之。王制周以古八寸爲尺今官尺十寸其度畝之尺尺亦減二寸與周尺等周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今以百畝計亦有今四六尺爲弓弓二百四十爲畝十四畝零。以天下之衆夫受百畝。既田不足給。且一夫之力。安能佃百畝。在口衆者。一家主伯亞旅。可分任。若止一夫一婦。勢必至恃閒民傭作僱賃而口多之家。與口寡者。一例受此百畝之數。未免厚薄無分。因悟周法授田。蓋以百畝爲一夫。而非

以一人爲一夫據司馬法言畝百爲夫匠人明言治野夫間有遂設以人爲夫豈得言夫間大底井法一定井法始自黃帝三代皆未有更易井必九區區必百畝有謂夏尺十寸殷九寸周八寸百畝七十五十田之多寡因尺之大小而森然周尺僅減夏二寸不應夏五十畝周便至一倍增其授田之數亦必皆視民口廣狹爲差寡之準地官小司徒注一家男女七人已上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五人已下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上地下地之授皆視其家男女多寡豈有不問其家人數而一例受田百畝之理在夏五十而貢者其時人稀口狹故減百畝之半授之而已足也殷七十而助者其時人稍衆口稍

繁故就百畝而予其四分之三本七十五畝七十舉成數亦不全授也至周則生齒日盛家口益溢始舉百畝全授然其全授者必如孟子所謂八口之家若家口不及八人或僅止一夫一婦自當就百畝而遞減之周法民有餘力者許於分外請授餘夫田二十五畝有餘力者既許給則力不及者自應減故有一家受田百畝稱一夫者有合數家共受田百畝而亦統稱一夫者此法三代皆然特夏授田無過五十商無過七十皆以民口之狹故周常滿百全授耳第孟子又言八家皆私百畝似乎家得一區無

數家合受者不知孟子所言皆是舉其大綱且或一姓兄弟子侄受田均在一區中斯亦得統謂之一家也

餘夫二十五畝

此項田必非別置意就八區中受田有不及百畝者俾餘夫受之湊成一夫耳再按內則注三十受田何休賈公彥皆謂二十九以下任其年力受餘夫田漢志二十受田六十歸田此二字是三字之誤年十六別受田於古無考

五尺之童

周聘侯云孟子有五尺之童論語有六尺之孤周禮鄉大夫有六尺七尺之年所謂尺非尺寸之尺葢古者二歲半爲一尺五尺十三歲六尺十五歲七尺則十八歲也按禮注又以七尺爲年二十

決排注江

漢入江淮受汝泗不入江講水道者大費斡旋何義門謂汝漢淮泗是水之大而施功多者而字以下略讀斷謂其他小水皆注之江則解經包括於

水道自渾然無礙

曰昔者三句

昔訓前日則來已幾月下難言舍館未定矣葢昔應訓夜穀梁辛卯昔傳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左傳哀四年爲一昔之期天官昔人注昔之言夕也莊子天運篇通昔不寐列子尹氏役夫樂正子以昔昔夢爲國君張湛云昔昔夜夜也

夜至倉卒辨來非幾日不知師弟之證非初謁名者比請謁何論早晚葢朝見曰朝夕見曰夕古人原有夕見禮也

符節

周禮門關用符節以竹爲之是八節之一

牧宮

牧宮書作鳴條按桀都安邑而湯都亳亳居安邑東鳴條在安邑西陑又出其西南河曲之南湯伐桀實從東徑至安邑乃從下反上升陑趨鳴條蓋以臣伐君不敢正偪迂道遷延冀庶幾其君改之之意又以見遲遲而進湯於此終懷慚德也

淄水

許慎淮南子注湍水行疾也說文湍急瀨水惟其行疾而性急已有不能把捉之勢決之遂往何分東西此於湍字本解既合兼得告子取喻之意

關弓而射

鄉射禮不貫不釋注云貫古文作關呂氏春秋中關而止謂關弓弦正半而止即儀禮所云不貫也貫與關古今通關弓即貫弓後漢祭彤傳能貫三百斤弓司馬貞曰滿張弓一云貫謂上弦也知貫之爲義即關字不煩解矣 史記五子胥傳貫弓執矢嚮使者注云貫烏還

反如貫本
讀作闕

無有封而不告

李安溪謂此句繫在交隣之後。蓋存亡繼絶。如城楚邱封衛之類。非指本國臣下。然此伯主創見之舉。他國未必能。必兼本國。如吾封桓叔於曲沃類。理方該備。 或云封即窆字。易不封不樹。虞仲翔曰。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檀弓縣棺而封。康成注封當爲窆。下棺也。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有喪必赴於諸侯。不告。謂不赴告喪凶事。故特於末言之

若封國當以類列前數命中

百里奚舉於市

按此言舉於市與史記稱秦贖之於楚不合或曰市者以物市之秦以五羖羊皮贖奚卽市之之意非舉之市上也如是則兩說可通矣

王子有其母死者節

厭於嫡母注采陳氏卽吾台質庵先生名耆卿字壽老臨海人官國子司業著孟子紀蒙但按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原文有麻字麻衣縓緣既葬除之鄭注云諸侯之妾子

厭于父。爲毋不得申。權爲制此服。諸侯尊絕旁期以下。何有于妾。傳曰。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是則厭于父。竝非厭于嫡也。陳氏誤本趙注。集注亦沿之。

追蠡

筆乘云。字書無以追爲鐘紐者。豐氏因考工記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又因蠡是蟲。遂附會云然。細詳追只是槌擊之意。凡槌擊之處。率摧殘欲絕。有如蠡齧之形。蓋追者。槌也。蠡者。以形似也。

孟子之滕章

孟子書多以孟子語爲主此章或人言後孟子默無一詞蓋夫子設教云云不是自認其非仍是明其不能無疑之故越解越真孟子直置不辨蓋不足與較於此見待小人之道未必取其言合於設科之旨　從者之廋係旁人因館人求屨不得私與議及及館人聞言駭責乃更飾詞置辨通章無孟子語亦非對孟子語此說聞之周鏡初先生名鑑於情理較合不然孟子大賢國之上賓館人何人

敢面誣從者以不情之事哉

羊棗

羊棗非棗乃柹之小者俗呼牛嬭柹一名楔棗

曾晳

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一年至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纔年十七子路少孔子九歲論語齒敘曾晳又在子路下季武子死時計晳尚在幼稺檀弓所載倚門而歌之事不足信

散宜生

大戴禮官繫篇。堯娶於散宜氏。漢書人物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然則散宜氏。生名